

吳煦斌的短篇小說

劉以鬯

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浩如煙海，像〈獵人〉與〈牛〉那樣具有獨特風格的，並不多見。讀《金鎖記》，我驚服於張愛玲在小說中顯現的智能。讀〈獵人〉與〈牛〉，吳煦斌在小說中顯現的智能同樣令我驚服。張愛玲是綠叢中的紅，寫小說，有特殊的表現手法。吳煦斌的小說，為數不多，也常能令人感到新鮮。兩人之間只有一點相似：與眾不同。張愛玲小說無處不是刺繡功夫的纖細精巧，民族色彩濃；吳煦斌的小說民族色彩淡，卻充滿陽剛之美。向叢林與荒野尋找題材的吳煦斌，是一位有抱負的女作家。趙景深曾對羅洪小說作過這樣的評語：「我們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，幾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個女性，描寫的範圍廣闊，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。」這幾句話，用來批評吳煦斌的小說，更為恰當。將吳煦斌與羅洪比較，並無必要。兩人走的道路，少有相

似之處。吳煦斌不喜走坦途。她寧願選擇「紅絨木枝極差不多遮去了通路」（〈木〉）的雜木林或者「穿過木槿和草櫻的短叢」（〈牛〉）。坦途會消弱勇氣，成就必定來自苦鬥。吳煦斌寫小說，用筆精緻細密，不經過苦鬥，不能成篇。那是野心與能力的苦鬥。

在城市裏成長的吳煦斌見到「一隻很美麗的蜻蜓」，就會想到「牠怎會穿過這許多塵埃和寒冷來到城市裏？」（〈木〉）同樣的好奇，使我想到一個久居城市的人怎會「在森林中一個小丘的洞穴裏居住下來」（〈獵人〉）？這一份好奇，幫助我找到了問題的答案。吳煦斌要是對生態學沒有興趣的話，決不可能寫出素材豐富而充滿象徵意味的〈獵人〉與〈牛〉與〈山〉與〈石〉與〈海〉……。她用叢林象徵理想，正因為她自己的血液裏也「有雨與叢林」。蟒蛇吞食鬣蜥是極其殘酷的事情，縱使「不能明白」，她卻「覺得美麗」。讀她的小說，除非不想看到超越現實的一面，否則，就該慢慢辨別；細細咀嚼。請接受我的勸告：牛飲與囫圇下吞會失去已得的東西。她長於繪影；也長於繪聲，更重要的是：她長於描寫動物與植物。這些描寫，細膩一如端木蕻良，使小說中的文字變成鮮豔的油彩。據我所知：端木蕻良除了能書善畫外，對生物學也有十分濃厚的興趣。（一九三二年暑期，端木考入清華歷史系與燕京生物

系。)類似的興趣使吳煦斌在小說藝術的表現上獲致近乎端木的成就。不過，吳煦斌更富於想像。石壁上的牛群，會使她「感到這些泰然的強力的生命的注視」。這句話的含義，強迫讀者深思。亨利·米勒曾在寫給白先勇的信中坦率指出中國作家的膚淺。我們的感情遂被嚴重地刺傷了，不過，我們的小說缺乏深邃的含義確是多年來一直存在着的事實。重視吳煦斌的小說，因為她的小說篇篇都有深意。當你讀過〈石〉或〈海〉或〈山〉之後，你不能不閉上眼睛思索那些隱藏的意義。然後，你會重讀一遍，甚至兩遍三遍。……在那些好像「鎔鍊」過的文字中，詩與哲學如春天的花朵般處處盛開。當我們讀到「風吹過樹林發出奔馬的聲音」(〈牛〉)時，我們在讀詩。當我們讀到「帶着不安的心墜入夢中，卻無能進入更大的家居」(〈牛〉)時，我們在讀哲學。這些充滿詩意與哲理的文字，是敘述的工具，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而不易找到解答的問題。吳煦斌在她的小說中不僅描寫了現實世界的表面，還揭示了現實裏邊的本質。她寫「不常常是藍綠色的」海。她寫「一夜之間消失」的山。她寫「美麗奇怪的石子」。她看來是個相信自然律的人，探究「生與死」，或者「人類遠古的童年」，或者「廣大的家居」，即使「遠離宇宙」，仍是以大自然的精氣作為基礎的。她的小說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多數與大自然相扣。

從魚目堆中辨認真珠，是一項重要的工作。寫這篇短文，用意在此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

佛魚

「來跟着我！我要教你們得人如得魚。」（馬太福音1:19）

回來的時候已經沒有雨。黑色的山坳只有微弱的綠色閃光。我不知道怎樣向山萇解釋。那天捉的佛魚相信已經死了，我忘記帶一塊石子回家，只有水它準是活不成的。

我慢慢走着。空氣灰森森的瀰漫着霧，固體般的霧隨着我的過處慢慢開啟，然後在背後合攏起來。我跟前常常只有一小塊路，雨過後它已經沒有了顏色，白色的圓形的一小塊路，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把我帶回家裏。

風慢慢從山中吹上來，我感到有點寒冷。出來時我已經知道衣服不夠，但我不敢再在家裏多耽一會。山萇這樣從門後偷偷看我使我害怕。她把臂縮進懷

裏，讓袖子空敞出來。我只有匆匆拿了傘跟他走。途中傘子給吹掉了，那天晚上風這樣疾。山間架的橋也塌了下來。木枝凌亂地散落在暗沉的山樹上。但他說沒有關係，我們便繼續走。雨點隨着倒歪的風不住打在我們身上。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，沉重地掛下來。後來雨漸漸濃密了，四周一片灰茫茫，我只看見他蒼白的手臂在兩旁掛下來。蒼白的瘦長的手，在風中兀自擺盪。之後我們到了他山上的岩穴。

現在霧慢慢稀朗了，山樹朦朧地蓋着岩石色的日光。我似乎走了許久。回來的路程不知道為甚麼這樣長。身上的薄衣濕了又乾，現在似乎硬了一點，不時輕輕擦着我的頸背。皮膚也繃得緊緊，像新長的一層外皮。幸好家也快到了。

走進白林裏的時候，太陽已經漸漸下山。低黃的天空在枝樞間柔和地展開。地上的積水還沒有乾。枯葉和泥土裏的水在我踩進去時吱咕流過我的腳面。我們的白樹閃着寒冷的亮光。它們也快十尺高了，柔軟的枝樞在空中左右牽纏，月鈴花輕輕從上面掛下來，隨着風發出輕輕的噓聲。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把它掛在衣角，不知道它還會不會隨着行走的腳步唱歌。

風已經停了，空中只有從葉子上掉下來的星散的水滴，搖擺着落到頸子上。我的腿有點發痠，腳完全麻木了。許多天不住給雨水侵蝕，它們已經白得

有點透明，青蒼的筋絡蜷曲地在上面爬行然後攀到腳底。我的佛魚也是這樣的顏色，只是它頭上多了一些灰黑的暗暈，一圈圈的疊到背鰭上。我第一次看見牠的時候，牠是躺在河邊一塊蒲團般的圓石子上，石子也是淡青色的。淡青的石子上一條淡青的魚。它盤着底鰭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流水，咀吧一開一合地呼吸，眼睛的下皮受了牽動也在輕輕地抖動。那是一個澄明的早晨，在太陽下牠發出淡淡的青光，給赤灰的四周蓋上一層新的寒蒼。四周一片寂靜，只有流水不時的淙琤聲。這裏沒有樹，所以也沒有葉子在風中的瑟索聲。河兩邊盡是石塊，一直伸展到白林的邊緣。我剛從山上回來，手裏拿着滿瓶子的樹液，看到這景象不覺怔住了。我靜靜放下瓶子躡足走到牠身旁坐下。相信那時已經是正午，天空很高，無際地架在頭頂上。我也盤起腿猷猷地看着牠，像牠看着水流。我慢慢把手移近它青色的光暈，手上的細毛在青蒼裏微微發出亮光。我感到手背上漸漸加強的寒氣。在大白的太陽之下我竟漸漸顫抖起來了。我屏着氣一動也不敢動，遠處也只有風沙的聲音。但牠突然展開胸鰭穿過靜止的空氣呼啦跳進河裏。我急忙跳下來趕到河邊，但牠已經在白色河床的石子叢中消失了，水面也只有跳躍的白色亮光。之後，我看到他從對岸涉水過來。衣袍在風中蓬飛，太陽在他臉上蓋上一層金黃的日色。

回到家的時候我已經非常疲乏。腿的肌絡在輕輕地抽動。頭也彷彿支持不來。我坐在門跟。風又漸漸強了，從外面帶來一陣陣清淡的濕木氣味。

山萑已經睡了。從這裏看來她非常細小。在暗黃的竹床上，她彎着白色的身體向外躺着，一隻手放在臉下，另一隻掛在床緣，頭髮柔柔瀉下來，衣衫的下擺也撩起了一角。我站起來輕輕走近她，相信她已經慟哭了許久。她的眼臉還有一點紅，手腕給鼻子壓着的地方殘留着一些未乾的淚漬。我輕輕把她的髮撩到肩後。細小的孩子的肩膀。許多個晚上當她以為我睡了的時候，我看見它們在床的角落裏輕輕抽動，然後驚怯地慢慢翻過來看看我有沒有發覺。我的山萑。

太陽已經降得很低，外面的白樹可能已經慢慢變成了紅色。我看見有幾根頭髮黏在她的臉上，橫過了小小的下巴，繞到後面去。我輕輕把它們拉出來，給壓着的地方現出了一些淡紅色的淺溝，這也漸漸平伏了。

風又吹上來，床上的花瓣有幾片翻飄到床下。顏色已是淡棕色，靜靜躺到地面深褐的花層上，槐樹樁的桌子和小凳邊緣、風壺的耳朵上和樹牆間綴滿的花朵已經垂下了頭。她衣袍前大口袋中的花也枯了，有一些給壓皺了，尖直的摺角露出口袋外，有些給壓出液汁，把白色的袋子沾上暗紫的漬痕。或者她真的許久沒有到山上唱歌，採我們的花；或者她已經默在牆角許多天，身子徐徐

陷進床心，垂著頭等我回來。我輕輕挨前，握著她的手。

太陽已經沉得非常低，頑艷的擱在橫窗外，整個房間在一種虛幻的紅光中飄浮著，我怔怔的看著她的臉，在浮盪的光裏，她的眼睛慢慢睜開，一霎一霎地亮著。突然她驚跳起來半蹲著退到牆邊，雙手張開按著後面灰棕的樹牆。她憔悴了，臉上也只有太陽的光彩。我沒有做聲，但她已經慢慢平靜。她低下頭咬著咀唇輕輕笑起來，然後提起衣角膝行到床緣，像風中移動的影子，頭髮都溶進太陽裏。現在她的眼中有淚了。她提起手摟著我的脖子，寬闊的衣衫的袖子緩緩滑下來，露出蒼白的手。同樣是蒼白的瘦長的手，同樣的召喚。風又吹起來了。

「我以為你不回來了。」

她把臉貼在我敞開的胸膛上，灼熱的濕潤的臉頰，灼熱的唇，我懷裏劇烈抽動的身體。我感到她短促的呼吸。她顫抖的手輕輕捏著我的肌膚。我在床緣坐下來。她柔軟的纏繞的髮飄到我的耳根。她垂下手慢慢滑下去，伏在我的膝上哭泣。她的身體摺起來，像白色的胚胎。我感到我腿上她輕輕的牙咬，和透過衣衫的濕熱的呼氣。

「我不回來了。」

這裏已經許久沒有下雨，樹牆上新長的雨葉等一會又會掉到床間來，讓海裏來的鳥把它蓋在翅膀的傷口上。但牠也許久沒有來，可能牠已經回到同伴間去了。

山萇這時已經退到牆邊。白色衣衫裏小小的身體在暗紅的光中搖晃不定。她的手伸高抓着橫窗的邊緣。寬闊的衣袖又掉到手肘上。她歪着頭輕輕倚着樹牆，揉亂的髮飄披在淡紅的臉上。她已經沒有哭，剛才的淚也漸漸乾了。外面只有葉子還在乘風兀自翻飛。

可能她已經期待了許久，許多夜裏她靜靜躺在床上看着橫窗外星光的白樹時，她已經想着這樣的事情發生，想着這一切怎樣開始，我的沉默。自從我跑到山後高頂的樹上看天空以來，我便看見她逐漸憔悴。起初，她到河邊打水後會挽着水桶走到高樹對面看着我，靜靜等我下來。她會給我唱歌，唸我們的詩，她的髮上、衣衫上戴滿了奇異的花朵，臉和手在太陽下發出宕盪的金色亮光。有時她只在那裏向我微笑。風中的髮在眼睛裏蓬飛。開始時我總禁不住下來握她的手，跟她一起看灼熱的土地上芒刺的種籽。後來我只是看着她，看着她白色的足踝停止旋轉，她的臉慢慢暗淡下來，看着她在太陽下怔視的眼睛。我想她已經開始了解。最後她只是遠遠站在樹下看着我，寬闊的白色衣袍在她

身上拍打，花朵給吹得四散了，恁地在空中飄舞。

後來許久她都沒有唱歌。或許她已經編了許多關於孤獨的故事。只是在等待我告訴她日子已經來臨。我不知道怎麼辦。看見她枯萎下去，我心裏感到絞痛。她曾經是這樣一個雲端的女孩，現在她絕望而美麗。但我不能做甚麼。在我遇到他以後，我甚至沒有明白。

現在一切都簡單了。她不用再害怕。要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，最痛苦的在腦子裏懷想了這許久，覆演了這許久，現在已經不帶來傷害。她的臉孔甚至是柔和的。

「跟他一起麼？」

風的說話。風的聲音。

柔軟的白色枝條從橫窗外伸進來，影子落在她白色的衣袍和竹床上，輕輕隨着風吹搖曳。在這黯紅的流動的天光裏，她看來好像在透明的黑樹叢間擺盪，一晃一晃。

「跟他一起。」

「哪裏去？」

「海邊去，有人的地方。」

或者不是這樣。他沒有說。他只是叫我去，我便去了。之後便是不絕的山路和岩石。我們都沒有說話，到岩洞後他便讓我坐在乾地上。麻色的寬闊的岩洞，壁上零星長着灰亮的雙瓣山葉，一片一片，在風中像拍翅的青蟲。他用石竹的根生起火。我們的衣衫都濕透了，髮間的水掉下火裏，升起淡青色的煙。我們的繩鞋都在雨中丟了，落在山窪裏。我們把腳放到柴火旁，讓暖氣慢慢升至腰間。我們都聽到石竹發出輕輕的卵裂聲。之後他告訴我到海邊的路。

「真的不回來麼？」

我也不知道。我能告訴她甚麼呢？我沒有計劃，也忘記了許多事情。我甚至不曉得甚麼會發生。他現在仍在等候我麼？或者我得一個人下去，看海洋上白色的風痕。或者我們會走到人叢裏，我會聽見他對他們說話，他蒼白的手指着日照的天空。或者，許多年後我再會回到這裏看門旁山萇透亮的臉和飄盪的風袍。但我該怎麼說呢？

「不。」

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。房子昏沉的溶進陰影裏。我只看見灰牆前她灰白的袍子和蒼白的手。

荒山的風從橫窗外吹進來，帶着雨濕的氣味，可能明天又會下雨了。

一九七二